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3年6月14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陈晨
编辑：石风华
美编：王蓓
校对：曾艳

难忘 那年中考

□冯天军

都说往事如烟，随风飘散，可是那年中考发生的事，永远定格成我的记忆。

1981年7月，我骑着自行车、带着考试用具、捎着午饭，去镇上的一所高中参加中考。考试很顺利，还剩最后一场化学，只要不出意外，就大功告成了。这一场换了两位监考老师，一位长得矮矮胖胖，憨态可掬，像一尊佛；另一位长得高高瘦瘦，像麻杆，眼睛深陷，仿佛藏匿着一般人没有的智慧。考前，“麻杆”重复了考场规定，尤其是最后一句“如果谁违反了考场纪律，试卷判零分”。说这话时，那眼睛带着不可挑战的威严。我默默地按照老师考前的指导，做着深呼吸，等待发试卷。

午后的天热得厉害，考场里没有任何降温设备，考场的门窗全打开了，可空气仍像凝固了一般，考场成了一个大蒸笼。“那尊佛”没多少工夫就汗水涔涔了，他不断地用手绢擦拭，一杯接一杯喝着水，一会儿就喝完了一暖壶，然后，又有人送来。我做着题，觉得好笑，这人可真能喝水！仿佛在这之前，他生活在沙漠中！

考试没多久，我感到肚子有丝丝隐疼，汗水不断地流下来，我不住地在心里默念，千万别有什么意外，可那丝丝疼痛愈发明显。中午，花三分钱买了根冰棍降温，没想到……我开始后悔自己的贪嘴。“麻杆”来回踱着步子，惹得我心烦，还不时在我身边停一会，看我做题的情况。当他看到我脸上如刚掀开的热锅爬满了水珠时，小声提醒我：不要紧张，放松心情！我点了点头。可是，疼痛和想大便的感觉愈加强烈，我实在坚持不住了，便告诉了老师。“麻杆”看了一眼“那尊佛”，“那尊佛”并没有反应。“麻杆”按照考场要求，跟着我去了厕所，幸好厕所就在考场后面。回到考场没多久，刚刚好受的肚子又翻腾如初，“麻杆”看出了我的不适，问我还难受？我答应着。这时，“麻杆”从自己的裤兜里摸出两片土黄色的药片，端着他的杯子，走到我的跟前，轻声说：“吃了吧，会好的。”我很感激，一时也不好说什么，乖乖地吃下了那两片药。

真是神奇，没多久，肚子的疼痛感就消失了，我迅速调整状态，全力以赴投入到了答卷之中。

很少起来走动的“那尊佛”，带着一身热气也踱到我身边，看了我的试卷，又看了看他手上那块有些生锈的表，用温和的声音提醒我：“抓紧点，还有20分钟就要交卷。”我一边点头一边去做那还未做完的试题。

交卷的铃声响了，我刚好做完题目，松了口气，走出了考场。我在考场外门口边上停下来，本想等陆续出来的考生走完，向监考老师道一声“谢谢”。可是，还没等考生走完，又进去了两个人，胸前挂着“考点负责人”牌，他们在考场内嘀咕了一会，然后一同走出了考场。我怕打搅他们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，只是呆呆地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

那年，我顺利地考上了一所高中，考场里那两位监考老师的善举，也永远藏在了我记忆的年轮里。那句没有说出口的“谢谢”一直尘封在我的心底！

我的父亲 我的大树

□李芮

周六普通话考试，第四题命题说话我抽到的题目是“我尊敬的人”。在30秒的准备时间里，我想到了一稻一人生的袁隆平爷爷，想到了爱生如子的语文老师，想到了致力于性别平权事业的女性工作者……各种优秀的人才像蝴蝶一样在我脑海里翩翩起舞，最终刻在我脑海里的却是我像树一样的父亲。

我那像树一样的父亲，曾经也是鲁莽的少年，和同龄人一起爬树掏鸟窝、下河逮小鱼。我听着他在饭桌上回忆往事，一幕一幕的过往被描绘成独一无二的画面。我看着他鬓角不听话的白发，想要伸手去帮他拔下来，手停在半空又缩回去。这些岁月的痕迹不应该被刻意隐藏，他急匆匆地跑到中年，成了我的父亲，又成了我的天，鬓角的白发和手中的老茧是他为家奔波的代言。父亲看着我的手拿起又放下，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，又举起酒杯畅饮一番。

我像大树一样的父亲从来没抱怨过生活中的挫折，虽然偶尔酒后会拉着我和弟弟坐在院子里夜谈。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也从来没有被生活磨平棱角，看似圆滑的父亲，一直都在用心为我和弟弟编织童话。

从小县城的火车站到大城市的高铁站，我那像树一样的父亲甘愿把自己留在起点，却一次次坚决地把我推向他也很向往的远方。拿到在大学里获得的第一笔奖学金，我便带着父母去了一趟远方。检票进站时的茫然，站台等候中的期待，高铁到站后的惊奇，在小县城里忙忙碌碌了大半辈子的父母，终于也像个孩子一样对眼前的一切充满了天真与好奇。我一边给他们讲解接下来的路程，一边看着他们放心的神情，突然意识到我也可以成为家里的大树。哪怕我的枝桠并不茁壮，我相信他们依旧会骄傲地为我鼓掌。

我那像树一样的父亲，在爱的世界里仿佛拥有魔法。我有记忆以来，他好像什么都会。修电视、修水管，设计房间布局；打桌子、打椅子，比着图片磨锯子……我喊一声父亲，魔法开关便会毫不犹豫地为我打开。只要有他在，我想要的东西都会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面前。即使不小心弄坏了它们，父亲也会“妙手回春”地恢复如初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少年怎么可能什么都会，是成了我的父亲，他才恨不得什么都会。

我那像树一样的父亲，也会因为好看的云彩停下脚步。每次我回到家，他总是像宝贝一样把相册里来自天空的礼物一张一张地翻给我看，想起来当时的场景也会讲给我听。有的是在傍晚，有的是在雨后，有的是在走出酒场后的抬头望里，还有的是在堵车的间隙中……我的父亲懂我的一切浪漫幻想，他会在我生日的时候带我去看翡翠湖，去体验落日过山车的美妙与刺激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的父亲说我和母亲是城堡里的公主，他和弟弟会一直为我们守护。

我时常在想到底是怎样的缘分，我才幸运地成为父亲的女儿。刚出生时，我对这世界无比陌生，是父母做了我的翻译，带我领略人间的魅力。慢慢地我明白了，我在这世上有万千身份，只有女儿最好当。我最爱的父亲，成为您的女儿真幸福。

固执的老父亲

□董国宾

父亲说：“活着不是为了和大多数人一样。”每走到人生的节点上，固执的父亲就活成了自己的影子。在父亲蹒跚的影子里，我总能看到，生命的真总是站在夕阳中笑。

前些年，父亲在农村老家承包了几十块土地种蔬菜，西红柿、朝天椒、黄瓜、扁豆、冬瓜，红红绿绿的满地都是。父亲整天在菜地里忙碌。别人对父亲种菜的方法却不认同，都说父亲种的菜虽好吃，但产量上不去，效益不高。

父亲不管这些，固执地认准了一个理：种菜就要做个好菜农。菜是入口的东西，要环保、要好吃、要味道纯正、要有品质。父亲不盲目追求产量和效益，更不种劣质菜，尽管收入不多，但心里踏实。

没想到，城里人看上了父亲种的菜，好几家大型超市都把父亲的菜园作为蔬菜供应基地。他们说，父亲种的菜是绿色食品，城里人很喜欢。他们给出很好的价格，种出多少他们收购多少，还签订了供销合同。就这样，父亲踏踏实实、辛勤劳作，用种菜赚来的钱在家里盖起了新楼房。我带着妻儿回老家过年，说起种菜的事，父亲指着宽敞的客厅高兴地说：“瞧，咱家还有空调呢，一样不比城里差。”

有的人在工作 and 经营上常有不少小思想，爱耍些小聪明，总想走捷径，可往往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春播秋收，锄草施肥，一辈子没离开过田间地头，也不懂什么大道理。他有过挫折和磨难，但从没向命运低头。从父亲认真种好自己的菜中，我看到了人一生应该坚守些什么。

在朋友的帮助下，我开了一家羊汤馆，刚开业那会，生意还说得过去，后来一天不如一天。父亲听说羊汤馆生意不好，忙完农活就急急火火赶到城里来。父亲来的第三天，我就去外地出差了。临走前对父亲说，我要半个月才能回来，羊汤馆的事你先照应着。父亲没文化，更不懂经营和管理，可在半月内，竟将濒临停业的羊汤馆给盘活了，纯收入一天比一天多。

出差回来后，我惊奇地请教父亲。父亲手一摆，说：“小本生意，不要指望一口吃个大胖子。羊肉汤按成本卖给顾客，一分钱不多收，搭些工夫不算啥，我们只赚酒钱和菜钱。咱对得起顾客，顾客才乐意到咱这里来。”别说，父亲的办法还真灵，现在羊汤馆的生意好起来了，四面八方的顾客都喜欢来光顾。我正盘算着扩大规模呢。

细想起来，羊汤馆原本是小本生意，羊肉汤只收成本钱，这生意怎么做？说实在的，若父亲当着我的面这样做，我是不会赞同的。可只要父亲认准的理，总是固执地去做，绝不盲目模仿别人，这或许就是父亲盘活羊汤馆生意的根源。

说起来，父亲做事总是那么笨拙，却一味地做着真实的自己。这一桩桩笨拙的事和父亲固执的身影里，闪烁着命运的哲理。

